

尚書詳解

尚書詳解卷六

宋

陳

經

撰

夏書

禹貢

此篇俱述禹隨山濬川首尾與夫九州之界田賦之
等土性之不同貢篚之所出奏之于上而藏之史官
史官從而刪潤以爲夏書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
乃禹之辭若禹錫元圭告厥成功乃作史者之辭然
禹治水在堯時而書謂之夏書者夏史所錄故謂之

夏書此書記事甚衆言貢而不及賦篚者蓋貢乃夏時法制之總名民得平土而居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之所出樂以供上雖謂之賦篚其實出于民之願輸而非上設法以取之也故名曰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夫子序一篇之大概洪水泛濫疆界莫辨不先有以別九州雖欲隨山濬川不可得也隨山濬川之功未加則水患未除雖欲任土作貢不可得也此其言自有次第堯舜之前已有九州至禹始別之以復其

舊如濟河惟兗州海岱及淮惟徐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旣辨始得以施功故隨山以刊其木濬川以深其流水之源出于山故先隨山而後濬川導之而始至海則民得平土而居可以任地方所出而作貢不廢其所有不強其所無此任土也鄭康成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其所出之穀而任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

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取下供上之義其所貢卽在九等田賦之內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先王取民有制豈肯于田賦之外別有貢耶此篇載治水爲詳而書以貢名者因制貢可以見水土之平也又以見聖人取民與斯民所以樂輸之意爲重他篇皆言作某篇而此篇不言作禹貢者因上文有任土作貢則不復言作矣如仲虺作誥則不復言作仲虺之

誥微子作誥則不復言作微子古人作文之簡如此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言禹治水先定其規模天下之事必定其大體其間纖悉委曲又自此而推之孔穎達云左氏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與稷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之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于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氏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其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意

也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門猶三過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敷布治之竊意禹在當時隨山刊木通道相視地形講究利害所自譬如醫者用藥先察脈理某處當補某處當汗然後一用藥而疾可愈高山猶五岳之類大川猶四瀆之類莫定也論其疆界則若兗州專以川荊州專以山論其一州大略若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川三江之類皆奠高山大川也其規模大要先定也

冀州

孔穎達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流下當從下而泄故治水者皆從下而始冀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地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西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至高故在後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而入海兗州在冀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

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水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梁先山後川徐雍先川後山兗雍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旣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東坡曰堯水河患浸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徐

四州治而河患衰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旣治可以少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餘患或者以前二說未盡謂九州特紀其疆界而治其先後之序則自導岍及岐以下是也蓋水勢未嘗不自上而下竊意禹之行水旣自下而上從東向西因其下流隨其州而先治之及九州旣畢功方見得衆水之原因記水所自出與向來加功之處未必是先導河使入于海已畢又導江使入于海如此不亦勞乎諸家之說皆兩存之冀不言

疆界以餘州所至可見堯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在其西曰西河自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其南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堯在其東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又況王者以天下爲家冀乃帝都不當以山川爲界若他州也職方所載以方爲界東南曰揚州正南

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皆指各州所向之方而言況于王都混同于其間無所辨別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正之方無所別與禹貢異矣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載言始有事也東坡云敷道修載敘又皆治也孔穎達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附益以班固地理志謂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蕭何入關圖籍先收則圖籍

皆在漢孔君身為博士必當具見其山川必是驗實
而知班固據漢山川必得其大概壺口在冀州梁岐
在雍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
曰岐山卽今岐州壺口在河之東梁岐在河之西壺
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北三山脈
本相貫禹于壺口之西梁岐之東鑿為龍門以通河
此所以施功于此三山因以治之作書者因其施功
而述其事不得分言之于雍州何以知禹鑿龍門為

分此三山以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卽梁山也而言
逾于河又言壺口雷首是知此山雖鑿以通河脈猶
相貫然則禹鑿龍門以通河安得謂之行其所無事
蓋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豈得全無所事鑿其所當鑿
皆所以順水之性也龍門狹隘不能通河流故必鑿
之使通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卽晉陽也漢以爲郡下文云至于岳陽岳陽卽
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云河東彘縣

東南有霍太山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岳
曾氏曰太原汾水所出太岳之南汾水所經禹導汾
水故也職方曰其浸汾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漳水橫流入河曰衡漳濁
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清漳出上黨沾縣
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此二水相合橫流
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
地之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

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逾太行而北旣得漳
流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治則亦害于河流
故也禹自壺口至衡漳皆治河流之害與別流之入
于河者下文導河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概其委曲
見冀堯等州禹之加功見三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
皆治旣治太原之水沿流至太岳之木太岳在太原
西南上流治則下流通而入于南河矣旣治覃懷之
水則至于衡漳之木入于東河矣此皆審其利害所
在規模簡要不煩也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水退可以制貢賦之法矣然制貢賦必先辨其土性與色土性不同所宜之穀亦異如職方荆揚宜稻冀雍宜黍稷之類因所宜而教之播種則所收亦多然土壤之宜有二曰黑白之類其色也曰墳壤之類其性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柔土亦曰壤唐孔氏云壤是土和緩之名冀之土色白而性壤雍州則黃壤豫言惟壤不言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也既辨其土宜九則等田賦可得而定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輕則猶重則桀不出于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非是取于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孔穎達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雜出第二等之賦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皆人工有強弱收穫有多寡總計以定差冀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

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言第一之賦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第雜出故言三錯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或說云九州之賦疆

理其地者以其田授農夫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矣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九等之差不可易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不同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言以救戰國之政則可若謂禹之法不善則何爲有出于他等之時是凶年無取盈之理意者後世不善用取必于每歲之常所以爲弊本朝太宗平河東制爲和糴之法時斗米千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和糴不改

遂爲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籩爲弊政則可謂
太宗之法不善則不可其說恐或然歟田中中第五
等九州之田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鄭玄云
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工作力競得
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所以異名也田之高下旣分
九等則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
逐畝所收之多寡則其稅賦所入總數自不同不可
以田之高下而準之冀豫荆揚則田卑賦高青徐梁
雍則田高賦卑究則田賦適當荆之田賦所差五等

雍之田賦所差亦五等所以如是大遼絕者蓋水旣
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不齊之處闢
地有先後人工有修否不可得而均所以賦入于田
之等級如是懸絕也餘州先田後賦冀州先賦後田
孔穎達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
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
令賦先于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旣見此理餘州從
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于他
州一說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

尚書詩解 卷六 二 吳何惟校
池漆林之類而征之而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
于田賦故其文屬厥土之下餘州卽田之賦也貢篚
之制他州言之此獨不言鄭民云此州入穀不貢下
文五百里甸服是謂天子治田入穀不獻貢篚一說
云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東坡云田賦所出粟米
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賦上上理不應爾必
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下貢而多賦耶推原東坡
之意蓋冀爲天子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重賦然
別有所利亦與他州相等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

此言其功之成在冀州田賦旣定之後不與至于衡
漳文勢相屬一說云豈以山川巖險戎狄所居不足
定其賦乎亦未可知也恒水出恒山上曲陽縣東入
滹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
縣北河患旣平二水方從故道大陸始可耕作曾氏
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二
水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旣定之後島夷者海曲謂
之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也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

此本性也遭洪水不得以遂其性今得衣皮服明水
害除也碣石地理志云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故安國
謂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
又其南也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盡處然後自海入
河遡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挾掖
之右此記山川刑勢所在也禹每定一州其土色貢
物包篚以至于山川之迹戎狄之事無不入奏以審
定利便也或說云九州之末皆載通帝都之道蓋天
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

雖其地甚遠其輸甚易蓋以冀州三面距河建邦設
都之意誠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每州皆言
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青揚二州不言達于河蓋
竟言濟漯達于河故青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濟蓋
由濟以至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因
上之文直云達于淮泗蓋由淮泗以至河也古人作
文之簡如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在冀州之北遠
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以入帝都必導海以入河本
朝都大梁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

向言言解 卷六 吳舒惟校
導于汴河自京西來者導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京者皆以達河爲至

濟河惟兗州

禹治冀州水畢遂東行治兗之水此以下八州皆以山川定其疆界孔安國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云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界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州之界既定則風土所宜由賦所出可得而攷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河自大陸之北分爲九道大陸在冀州九河在兗之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漢武帝時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

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也孔穎達云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胡蘇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立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大抵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數百里之地所捐者小

所得者大後世不忍棄數百里之地所以多河患九河之道禹之前已有之至是疏達之使從故道雷夏澤名舜漁雷澤是其處也在濟陰郡西城陽縣北河未復故道則澤不爲澤今河旣道則雷夏之水可得而瀦蓄陳氏云雷夏之水昔嘗散漫至是而聚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宜澤而不聚其爲害無異河旣導澤旣陂然後二者各得其宜灘沮二水各會同于雷澤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然此州

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堯多平地寡山河患爲甚也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堯之水患旣除宜桑之土可養蠶而民得下丘宅土
趨桑蠶之利矣蠶性溫柔惡濕故也堯州尤宜蠶向
也避水害故就高丘今則降高丘而居平地諸處皆
然何獨于堯言之此州寡山而夾兩大流之間遭洪
水其民尤困水害除而降丘宅土以其免于厄喜而
記之也土色黑而性墳起論草木則草茂而木長禹
之功不特人得其利雖草木亦遂其性也九州惟堯

徐揚三州言草木唐孔氏曰以土地高美異于他州
田非上上以其下濕說者以爲不然九州之勢西北
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草木爲宜至于東南卑濕
種藝誠非所宜也三州勢居下流洪水爲患草木尤
不得其性至是而繇條漸苞以見草木遂其性而水
已退此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厥賦貞孔安國謂州第九賦與九相當
其說謂此州治水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第

九是下下之賦也不若東坡之說云真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蓋必有故如何所言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六作十有三載乃同孔穎達云作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以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

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十三年內皆禹治水施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齊州平因其說攷之克河患爲甚故後于他州禹治水則舜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成功也舜受堯禪乃始巡狩始分十二州使水未平能爲此乎穎達之說爲有據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漆林可以爲器用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織文錦綺之屬此兗州所產人工所長貢于上也有貢又有篚

乃貫內物實之手籠經云籠厥玄黃是也八州之貢
荆揚爲至多竟雍爲重秦谷因其地之所宜不強其
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皆得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
寬每歲常賦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禹因以定其所
出使後世不得增損責其所無求所難得若後世求
金求車漢唐以來荔枝之貢甚爲民害豈禹之意哉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師古曰浮謂舟行水潔水
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萊
自漯入濟入河以通冀都孔穎達云徐州浮于淮泗
達于河以徐州北接青州旣浮淮泗當浮汶入濟達
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嶠夷旣略濰淄其道

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越也海安可言越穎達
謂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山之間而遼東在海外
猶在青州之境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
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界
萬世之下雖有更易而禹之所定者皆可攷至于爾

雅不言青州是青并于徐職方氏不言徐州是徐并于青也嶠夷卽堯典之宅嶠夷東方極地也旣爲之封略矣爲之封略者恐其猾夏之變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青之嶠夷梁之和夷徐之淮夷此則數州之境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者是也禹貢敘治水之績與貢篚之屬則并及之以見成功無遠邇內外皆得其利也孔穎達以嶠夷和夷萊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恐未必然春秋時諸侯之國亦有夷狄種類在境

內如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臯落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故曰其道禹治水但言旣載旣修底績旣從旣作旣道旣澤旣略其道其又其藝旣豬旣入底定而不言治水之由蓋治水之法前此已言之矣決九川距四海濬吠澮距川此但言其成功直敘之而自顯也青州旣近海不當衆流之衝蓋河濟之下流則堯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江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此

州施功惟濰淄二水比于徐州爲易故二水其道而地遂可以制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工色白而性墳起海濱之土則鹹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言廣斥復舊性也管仲輕重魚鹽之權以富齊因此地也田第三賦第四濱海雖斥鹵不植五穀而與海相去遠處不害其爲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筐屨絲

鹽卽廣斥之地所出絺細葛錯雜非一也海物魚之

類瀕海之地所出故貢之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

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之似玉者此物

皆出于岱山之谷蓋其所出有至美之物者必指其

地而言之如擘陽之有孤桐三邦之箇篔也禹貢

之書垂法將來所貢無非服食器用怪石非服食器

用何以貢之意當時制禮作樂有資之以爲飾者非

徒爲玩好之具漆器雕俎諫者不止而爲人主可以

玩好而責貢哉萊夷地有夷人也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東萊有夷也水退可以牧牛馬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蓄牧爲業射獵爲娛故從其俗而言之麋山桑也其絲中琴瑟之用此萊夷所出効臣子之義故貢之以見因作牧而後有

浮于汶達于濟

此青州入河之路不言入于河上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此但言達于濟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西南入濟濟水出河東巨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下文導沆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濟汶二水相通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底平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北接于青故以岱言之南接于揚故以淮言之此篇所載地理極有法不但冀州不言境界以餘州見之八州亦然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今所載但及二面是其所不載者

已互見于鄰州之間觀之者可以參攷淮水出桐柏
其源遠矣而徐受其害故禹加功而治其下流既喜
其又故如此記之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
下伾入泗泗不爲害而沂爲害亦加功焉夫水不加
功而順導之令自然行于地中則曰道加功以通其
所不通則曰又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
海祝其縣南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卽此蒙山也大
野澤名在山陽鉅野縣北水所停曰豬東原郡唐東
平郡廣平曰原淮沂二水得其治則蒙羽始得以耕

種大野之水旣有所停則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
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此州土有二種而同色埴土粘也周禮有埴埴之工
墳起也漸進也包叢生也土與草木皆復其本性矣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使歸其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之義韓氏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徐州備此五色故貢之前言赤埴墳此言五色大抵此州土赤色者多青黃黑白僅有之羽山卽蒙羽其藝之羽嶧山在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此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夏翟雉也其羽中旌旗之飾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之用浮磬用爲

編磬石在水傍水中見石若石在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言此石宜爲磬以此三者其材可以爲禮樂之用聖賢所以取物者必有其地必擇其材非徐州皆出此三物也故有其地若夏翟必出于羽山之谷若孤桐必出于嶧山之陽若浮磬必出于泗水之濱此取之有地也非羽畎嶧陽泗濱所出此三者皆可用也故擇其材若翟必夏翟以言五色之備桐必孤桐以其生之特磬曰浮磬以其若出水之上此擇之因其材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桐之生以其向日

者爲貴詩有淮夷來獻其琛淮上之夷也蠙蚌屬出珠玄黑繒織細縞白繒孔安國云玄黑繒縞白繒織在中明二物皆細此五物皆淮夷所出故或貢或篚以効誠于上非堯科別其名使之必貢也經曰四夷咸賓畢獻方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泗入河必導于汴此故道也世謂隋煬帝欲幸維揚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東坡云謹案西漢書項羽與漢高帝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

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之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下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

自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小大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渠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可知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矣東坡攷據甚詳然夷攷汴水時有湮塞隋帝豈亦濬其湮塞故世有此傳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南距海則今之閩廣皆在其中彭蠡在豫章彭澤縣東唐孔氏云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冬月居此彭蠡之澤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濫不辨今也水退陽鳥亦得其性而安處焉鴻雁秋來江南皆然奚獨彭蠡其

意謂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今極南五嶺外不復見
鴻雁矣三江既入東坡云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
下入于彭蠡而東至于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過
九江會于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海會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
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
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于彭蠡則三江爲一至
于秣陵京口以入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
名曰中曰北者以味別之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

雖合而水異味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
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
爲彭蠡安能出爲北江以入海乎知以其味別也禹
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
既已與漢合且會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知
以其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
江爲南江可知矣禹之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
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堯水之未

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特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安國謂自彭蠡分爲三江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震澤決不足以受三江之水此東坡以所見攷之爲詳也先儒或以爲南江從會稽吳縣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或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或以爲岷江浙江松江或以爲自義興自毗陵自吳縣此皆東

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北江自彭蠡山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知一江合流而異味則雜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今京口之江視數江猶畝澮禹不應遺其大而數其小也東坡以味別之說猶爲精確又曰今金山少北取其中水味殊絕輕重亦迥異蓋蜀江江所爲出也余因而推之案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以是

罷水驛味別之說古今皆有此理不誣矣會稽吳縣有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太湖蓄水南方名曰湖案職方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即震澤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論其澤謂之藪篠簞既敷竹之小者曰篠大者曰簞敷布而生少長曰天喬高也草木至此遂其性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塗泥卑濕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揚州田比九

州最下品賦乃出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在堯時湯弼賦止如此自漢以來歲漕關東八百萬粟以給中都六朝建國盡在建業至唐取東南之賦尤重軍興取給于江淮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數倍則知後世人工倍加培植灌溉之功至雖以下下之田猶為沃壤況其上之數等哉劭農勸耕勿加苛擾使之盡力于土地其為國計豈小補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卽金銀銅瑤者玉之次琨者石之似玉篠者竹之小簞者竹之闊節齒者象牙詩曰元龜象齒革謂犀革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羽謂鳥羽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爲飾毛謂牛毛西南夷旄牛可爲旌旗之飾木謂榎楠豫章南海島夷以草爲服葛越是也北方極寒故冀之鳥夷皮服南方極熱故揚之島夷卉服亦非所貢唐孔氏云島夷皮服是夷自皮服非所貢也島夷卉服言夷狄得遂其本性耳

厥筐織貝則南方之夷自効臣子之義以織貝爲貢筐亦如萊夷之糜絲也鄭立云詩言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謂南方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是也小曰橘大曰柚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爲每歲常貢防人君子口腹之欲而有偏嗜以勞民祭祀賓客之用則可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可常用橘柚常貢則勞民

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而後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以水入水曰達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河不言達于河因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之後亦猶青州達于濟禹時未有入淮之路故順流入海然後自海入淮至春秋時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然孟子曰禹疏九河濶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

江又有通淮之路其說可疑故兩存之以待能辨之者

荆及衡陽淮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

孔安國曰北據荆州南及衡陽之陽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市坡云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以地理攷之北條與河相去甚近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曾氏曰臨沮之荆陰

爲豫州陽爲荊州此說是也豫荆二州皆以荆山爲界猶青徐以岱爲界也此荊州北至荆山南過衡山以往孔穎達謂衡山是大山南無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二水發源梁州入海實在揚州禹于此而施功已有朝宗之勢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唐孔氏曰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而言之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九江孔氏云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地理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

南潯陽記有九江名曰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箇江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鄭康成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如此說是也九江各有源不與大江同孔穎達謂江以南水無小大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世代相遠難以指定以經意攷之宜從孔安國之說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旣道據地理志及鄭氏皆以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東坡案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

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沱潛也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亦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以二孔氏之言攷之則味別之說古人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雲土夢作又據左傳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

昭王寢于雲中此澤卽一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澤跨江南北每處有名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而草木生之人有加功又之矣是以澤爲二處王氏如此說謂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可以作又不若從先儒孔安國之說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穎達見安國之

說謂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東坡云古語如此今攷漢志曰雲夢上孔氏之說勝矣

厥上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籥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此州土與揚州同田第八賦第三蓋培糞灌溉之功至也羽毛齒革金三品與揚州貢同而次第不同者穎達云以善者爲先薛氏曰以多爲先然二州之貢特其文勢自不同耳必以善者爲先則梁州鐵先于

銀豈銀果不如鐵乎柁似檣而大者柏葉松身曰栝柁栝栢三木之名榦柁也可爲弓榦攷工記云工人取榦之道以柁爲上是也揚州言惟木不言其名此州特言名者揚州所貢之木不可勝名此州所貢止此耳礪砥皆磨石砥細于礪磬石中矢鏃丹丹砂也箇籥美竹楛木名三物皆可爲矢三邦漢孔氏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是也厥名擇其所產之至美有名者而貢之據荆揚所出之物大抵中原所資以爲兵器之用者文公謂楚子曰羽毛齒

革則君地生焉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蓋中原所出者不得如此二州故必資之爲用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爲橘柚非也菁以爲蔞周禮菁菹鹿藿茅以縮酒二物所在皆有貢于此州以所產之善者記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和氣也蓋祭祀先王必得九州之美物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茅自古所用包匭匣也既匭匣之外又從而包裹之以祭祀之用尤致其潔不敢輕也厥篚玄纁璣組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絳色也此州善染玄纁之色璣乃珠之不圓者組

乃綬之類實于匣以貢大龜卽元龜國之寶也出于九江尺有二寸曰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蓄之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荊州入河之路順流而下曰浮自江而至于沱自沱至潛自潛至漢捨舟陸行以越于洛自洛入于河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此州界西南至荆山荆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
河水之北卽冀州也蓋豫在冀之東北冀之南以荆
河爲界禹貢他州未有止言其地荆豫言荆青徐言
岱使豫州不言荆山則北之至河者在河北故言南
至荆山則北之至河者自知其爲南河矣東坡雖指
爲北條荆山復自疑其去河甚近意謂荊州旣言北
至荆山則豫之南境從可知殊不知河勢延長若南
不定其所至則烏知北至河之爲南河乎況北條荆
山在河之西雍州之內地不當以爲豫州之境也伊

洛灋澗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
山灋出河南北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
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
至鞏縣入河灋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
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穎達謂
熊耳在陸渾縣西冢嶺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
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卽河南境內之北山志詳而
傳略所據小異今據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
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山但其道之自熊

尚書言解 卷六 三三 吳舒惟校
耳而始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
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
也滎波既豬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蓋洪水之
時此澤之水動成波浪今則豬蓄而不泛濫矣滎澤
卽滎陽也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沅水東流
謂之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謂之滎在河
南也春秋閔二年衛狄戰于滎澤杜預注此滎陽當
在河北蒞敗方始渡河戰處在河北孔穎達乃謂此
澤跨河南北以經文攷之濟水溢爲滎是在河北爲

濟河南爲滎今河北亦謂之滎澤豈堯時北爲濟至
春秋時以滎發源自濟亦以濟爲滎乎導滂澤被孟
豬安國謂滂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穎達以
地志攷之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有滂澤又云滂澤
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
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
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求其說而不得乃爲之辨曰
郡縣隨代易名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
被孟豬也東坡則曰沅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滂

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
溢覆被之其說逕直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見也水
盛乃覆被之猶弱水出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此言
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職方作望諸其實一地職方
青州澤藪曰望諸者蓋職方之青州在豫之東故得
兼有孟豬之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
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無塊曰壤壚疏也亦曰黑也地之高者其性則壤地

之下者則墳壚土有高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是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以土性之美入
工之修故也九州之賦言錯者四如冀如豫如揚梁
說者謂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各得其
常數惟此四州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出他等其所
以出他等者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爲此九
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冀州有豐荒
水旱之歲其賦有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于是豫
當爲第一冀當爲第二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

揚州遇樂歲有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當出第六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于兗州相形必有強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兗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爲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然以意逆志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漆林枲麻絺細葛紵師古曰織紵爲布及練周官載師漆林之征周官以爲征此即貢者周之時豫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繼續細縣也治

玉之石曰錯治磬錯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錫命而後貢之不常用之物舉其勞民也揚州先言橘柚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後言磬錯者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豫之去帝都甚近浮洛卽達河此河卽南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穎達云職方氏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是華山在豫州界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爾不得有其山陽者謂此山之西雍之境也職方不言梁州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西漢水所出自江別出爲沱自漢別出爲潛二山已可種藝是江漢之水得其治矣沱潛亦得從其故道江漢之水歷二州界縣百數千里然後至揚州入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沱潛旣道揚州曰三江旣入水之首尾

源委可知矣蔡蒙二山名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旅祭山也平爲治功畢也和夷西南夷也亦已致其功而水惠平矣禹貢諸夷或言于制貢之後或言于制貢之前蓋帝者之于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或內而同中國之朝貢受命于天子則爲之制其田賦如青之嶠夷梁之和夷是也或不能焉或嚮風慕義獻其方物而已則亦使貢其方物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是也梁州之水其受害者只四處故禹特舉其大槩他州可以類推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
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
于渭亂于河

黎黑也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璆美玉也
鏤剛鐵也可以鏤物砮與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徐
州貢浮磬此州貢石磬豫州言磬錯則知當時樂器
磬爲最重其聲尚角在清濁小大之間爲難和者也
夔曰擊石拊石不言金與絲竹可見聲之難和制貢
尤詳也熊羆狐狸四獸以屬曰織以裘曰皮西傾山

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因桓是來浮于潛
自潛入沔泉水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
行爲漢孔安國曰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東坡曰
沔在梁州山南渭在漢州山北沔無通渭之道案前
漢書武帝時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
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
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
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褒斜之間絕水百
里故曰逾于沔蓋時通漕褒爲沔也其說有據計沔

在渭南五百里故自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逾
字當在渭字上今加沔字上向也自荆入河則曰浮
于江沔潛漢逾于洛謂自漢陸行至洛也逾字在洛
上今自沔陸行至渭而逾字不在渭上古人之文體
不可執一而言自渭至河絕流入河也橫渡爲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潁達謂雍州之

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
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雍梁二州皆以黑水
爲界潁達謂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
黑水而後西河其說爲當河在雍之東境而曰西河
者龍門在冀州之西河自積石東北流自中國折而
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冀州帝都界
三河之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
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河相對而爲東西曰東曰南

曰西皆自冀州而言濟河惟兗此東河也在冀州之東荆河惟豫此南河也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此西河也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弱水不能載物故導之西流地勢西高東下水性皆東出此水獨西亦其性也禹行其所無事不于水性之外別有增損于其間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商鞅變法以成富強是欲弱水之東也涇屬渭汭禹導渭水併及此水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

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數水脈絡相貫而渭水爲大併入于渭以入河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涇屬渭汭詩曰涇以渭濁是涇水合渭之流屬附也及也水北曰汭人皆以南面望水則北爲汭涇水自南入渭也漆沮旣從澧水攸同漆沮二水名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澧水故涇水自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枝山縣來入渭澧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惟此四水皆入于渭乃得其性曰屬曰從曰同實一理也荆岐二山洪水之時

祭祀已廢今水退可旅祭雍州地東距龍門之河當
河流之泛濫未折之而東雍州亦被害及禹施功于
冀旣載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梁岐在雍此二山
實河之所經河旣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旣載于
冀州故經敘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旣西涓台衆水
以入河其功畢矣故自荆岐旣旅而下遂言平地川
澤已有成績也荆山卽北條荆山非荆及衡陽之荆
孔安國云荆在岐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相爲首尾
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

古文以爲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北九州之地西
北多山東南多水攷揚州與雍州可見秦郡長安號
爲百二之險以其山多也孔穎達曰三山空舉山名
不言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其說是也原隰底績至
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甘隰原在豳國
之地卽此處豬野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卽此豬
野也從原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三危旣宅三苗丕
敘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傳云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允姓之玆居于瓜州杜預注允

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舜竄三苗在洪水未平時舜擇其惡之尤者投諸四裔更立親近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三危可居則三苗之種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嘗有疾惡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無憂愁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此州之土色黃而性壤田第一賦第六孔穎達云此與荊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工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其後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球琳者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九州惟雍所出物色爲寡乃知禹治水之後其

于貢賦闕略簡易如此者憂深思遠不肯貽禍後世以啟昏主之侈心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之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孔安國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會于渭汭孔安國云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孔穎達謂從河入渭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

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不若從東坡之說云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如此則言是會渭汭之水以入河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織皮說與梁州同師古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國并崑崙析支爲四鄭玄則以渠搜爲一不若從顏鄭之說此西戎之三國也所貢者織皮言西戎卽敘則又不止三國矣禹之功不惟及中國雖夷狄亦得其利焉黑水弱水決之而西歸于南海則西戎之國免昏墊

之患禹以四海爲壑是也東坡云禹貢之所篚皆在
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
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大意與三州無異蓋言西戎
卽敘而崑崙析枝渠搜大概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
倒詳略耳其文常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敘
之下以記入河水道以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
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序禹貢者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一篇
之大槩也自冀州旣載壺口至于西戎卽敘爲別九
州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爲隨山自導弱水至于
東北入于河爲濬川自庶土交正而下爲任土作貢
其間治水曲折川賦貢篚通道帝都又各隸于逐州
之末矣前後之相連首尾之相貫則無所攷據故于
導岍而下言山之首尾導弱水而下言川之原委也
孔安國云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穎達謂上文每州

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治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如漳水汾水潞水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滌易近恒山石林先生云周官言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今以經文攷之下文言入于海則先儒與石林之說不誣矣導山導水皆始雍州者蓋天地方形天不滿西北地

不滿東南自西北傾東南然傾東爲甚而南次之水之性萬折必東是以山之脈自北而東少趨南焉而水之原出于山所以俱自雍州始也前輩諸儒如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導岍以下爲北條西傾以下爲中條嶓冢以下爲南條地理志亦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若鄭康成又以爲四列康成疑岍嶓雖同在梁州而異處故以此條爲正陰列以中條爲次陰列而分南爲次陽列正陽列

東坡亦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以此觀之地脈之說古人知之詳矣導岍及岐以下乃北條荆山

正陰列也岍岐皆雍州之山岍卽扶風吳岳山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箕縣東霍太山卽岳陽是也底柱在陝縣東北形若柱也析城在河東獲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十曲陽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北條山首起岍岐逾于河正龍門西河謂此處山脈不絕河不能間斷

既絕河又爲壺口雷首及太岳皆河東之山也又爲
底柱折城王屋自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又爲太行
恒山碣石迤邐東北入于海而止是北條山首起岍
岐碣石爲尾而衆水皆入于海矣孔穎達曰太行去
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
連延東北接碣石入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中條之山次陰列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
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河之所經也鳥鼠

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雍之南山太華在
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
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此四山接華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中條之山首起
西傾至陪尾爲尾其脈相連屬也凡舉山名皆爲治
水故安國言水之所經鳥鼠渭水所出洛出熊耳伊
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先舉所施功之山于
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荆山析而爲次陽列也嶓冢在隴西郡梁州之山也荆山乃南郡臨沮縣之荆山內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荆山內方大別荆州之山也南條次陽列也首起嶓冢大別爲尾其脈相連如此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荆山析而爲正陽列也岷山在蜀郡梁州之山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荆州之界也敷淺原卽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在

揚州之界禹旣導嶓冢至于大別而止復自岷山導之至于敷淺原而止隨山之功畢矣孔穎達云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水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鄭氏分爲四列者蓋以岷山而下諸山在大江之南內方大別之類在江之北不得同爲一脈而導之雖岷山之山不言導而理不可與內方大別同爲一條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水所經故首于雍州至冀州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故首于豫州

嶓冢之列漢水所經故首于梁州至荊州岷山之列
江水所經故亦首梁州至荊州其他衆山可以類推
矣九州之山獨記雍冀梁豫荆揚不及青徐兗蓋三
州皆在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山惟岱兗州無
山此三州水惟河則不必隨山也導岍及岐之末言
入海其餘或曰至于陪尾至于大別至于敷淺原不
言入海者蓋岍岐所導之山自西而東自東而北山
脈未絕至碣石而止則已近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
之列其山脈所至去海尚遠故不言入海下文導水

所載則入海之道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以二山
皆在雍以岍岐見之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以二
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此史之省文也竊以天下之
勢猶人一身山川猶人筋骨水猶人血脈以一體而
四肢以一臂而分五指筋骨雖相連屬血脈雖相貫
注而支分派別不同醫者必隨其所苦之處而治之
或有三條或有四列安知其非一體四肢歟北條之
山或自岍岐而起或自底柱而起或自太行而起安
知非一臂而分五指歟岍岐言逾于河岷山言過九

江則知禹于山川地脈察之熟矣至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陰陽家亦有山水之說豈非有所本乎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以下言濬川之事也導山之首尾旣具于前則濬川之首尾豈可闕禹不特爲當世計蓋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絕其故道孔穎達云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

水雖在河南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齊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河故後之計水亦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無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出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自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

自某山者皆是發源自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目
字鯨之治水謂之堙陘者拒而陘之也禹治水謂之
導導者順而導之也孟子言行其所無事故經言濬
川者皆以導爲言弱水水之無力在衆水爲至異也
故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觀柳子愚溪對可見弱水
黑水之異合黎孔安國謂水名在張掖郡流沙卽居
延澤流沙是合黎水所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
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孔安國曰黑水自北南而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據
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
祠不知水之所在酈元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豈黑水發源張掖
伏流地中歷滇池以入南海乎何爲滇池有其祠而
不見水也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過三危山入南
海豈得越積石之河哉類達云河自積石以西皆多
伏流故此水得越河而南東坡亦云三危至南海不

知其幾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得其故道蓋從此徑入南海不勞人功之修治也且弱水黑水卽決之塞外則是注之南夷之地可以無恤矣然禹之心視華夷之民無此疆爾界雖塞外水亦必順導之使入流沙入南海蠻夷之民無墊溺之患聖人之仁心于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禹導四瀆惟河施功爲多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注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渾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班固張騫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乎以此觀之自積石而西
河之源無所攷據或以爲出蔥嶺出于闐出崑崙其
說不一經言導河積石論河者當斷自積石而始可
也河源不始于此惟記其施功處所以經文不言自
與導淮導渭之文不同禹治水之時惟河不得其源
所以治之爲尤難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
龍門計三千餘里其說所經歷之處甚衆經皆不載
此篇本爲治水而作惟施功則記非施功則不記禹
自積石得河之故道至龍門而加功故以龍門繼積

石之後猶三危距南海甚遠經但云導黑水至于三
危入于南海其所載惟見其治水之績而已非如其
他地里必欲其盡載原委之詳孔安國云或鑿山或
穿地以通流皆不可得而知惟以經文爲信可也南
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北又東行至底
柱其底柱在西號之界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
中若柱然又自底柱東至于孟津孟津在河內河陽
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渡自華陰至于底柱河
夾兩山之間其流湍悍至孟津其勢稍緩可以橫舟

尚書言解 卷六
而渡武王伐紂會于孟津後世謂之武津此卽其處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河流至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東而過洛水之北洛入河在此處自洛汭東流至于大伾漢孔氏曰山再成曰伾爾雅曰一成曰伾李巡注云成重也唐孔氏云蓋所見異今以孔氏之說爲正大伾在黎陽或曰成皐不知孰是臣瓚之說謂在黎陽縣爲正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河行自華陰至大伾始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在信都縣大陸在鉅鹿縣北降水

入河是河過于降水也此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皆小于河以小入大則謂之過不謂之會又北播爲九河播布也又布爲九河以殺其勢也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河夾山而行其勢雖湍悍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突治之者惟于河之兩傍爲之疏鑿使廣袤而已至于自大伾折而北流其地已平又合受渭洛澗灑衆水豈一河所能任也哉禹于此施功其規模甚遠分而爲九則水勢自有所殺兗州曰九河旣道則是河之北行已有

此道禹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同
爲逆河入于海旣爲九以分之又爲逆河以合之二
分一合而後河得其安流逆迎也以一迎八而入于
海卽渤海也禹治水惟河爲甚攷之于經如導河積
石以至同爲逆河凡八加功而知其爲患之甚于他
水也河行始于雍州至冀州積石龍門華陰皆在雍
州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陸皆在冀州九河在
兗州使河源若在中國余知禹之治與導渭導洛者
同後世河患爲大者以禹旣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

又有湮塞其決壤何疑三代數千年間無此水患至
漢而爲患始極據漢之河決常在平原左右者以其
地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
不爲齊桓所窒則當漢之世自無此患矣智者明見
禹之故迹不肯廢數州爲河路以行水但坐視其弊
而已可惜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禹貢導川立文不同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不言自者

此乃史之變文非如導河不言自之有異義也嶧冢山在梁州漢水所出又曰漾者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有沔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上流其流不遠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歟又東爲滄浪之水此卽漢水東流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荆州界卽漁父所歌也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亦卽此水有三名謂之爲者水流至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也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

名人漢大別漢上山也師古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縣蓋漢旣東流爲滄浪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漢處觸大別山以與江合漾雖爲沔爲漢爲滄浪而漢之名獨傳遠屈完對齊侯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是也南入于江孔安國謂觸山迴南入江是也漢之本性欲東特爲大別所觸而南蓋江在南漢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旣南復東以匯爲彭蠡之澤彭蠡在揚州水至此鍾爲彭蠡之澤匯迴也東迴而入于彭蠡然則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之水性欲東非至

于海不止也讀坎卦知聖人論水之性矣曰維心亨以其心常行也所以常行以剛陽居中故爾觀此可以見水之性矣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爲彭蠡與漢水合而入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而東坡斷以自豫章而下彭蠡而東爲南江三水合于彭蠡亦猶河流分爲九蓋禹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濼決之川入南海也使水有所宛轉然後安流順導故河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漢江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

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此說從彭蠡復分爲三與東坡之說又異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言江水經歷岷山亦在梁州江水所出水自江出爲沱沱乃江之別流江東南流沱東流江在沱之南也此亦水之本性也又東至于澧此江水其別者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水也楚詞曰濯予佩兮澧浦是也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卽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澧

水東陵皆在荊州所以得名為九江者以大江之水
 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
 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江之故
 道非別有九江之水也夫江自岷出歷晴漢巴峽數
 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云東別為沱又東以至於澧蓋
 此特記其加功處爾東迤北會于匯迤者迤邐也匯
 卽彭蠡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于合處則其勢迤
 邐而東漢自岷家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則稍折而
 南江自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則稍折而北蓋

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
 不言會彭蠡者上有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也東為北
 江入于海江漢二水皆合彭蠡故東為北江入于海
 自北而東則南江為豫章之江可知矣此卽揚州三
 江既入是也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與漾同發源曰漾既流則為漢而漾之名息矣
 發源者沈既流則為濟而沈之名息矣至江水東別

爲沱乃其枝流爾江水之名自若也此流與別之異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
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潁達推其意謂此皆目
驗爲說濟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
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坡云以味別之東出于
陶丘北此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也丘再成
爲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其地在濟陰定陶西南謂
之東出者是濟水自滎澤伏流地中至陶丘北復出

也又東至于菏菏卽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又東北
會于汶濟與汶合也汶水出太行萊蕪縣至西南入
濟今言濟水自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
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
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
故此言東北會于汶兩水相合故曰會也又北東入
于海濟與汶通以入于海乃濟水自然之性不可遏
也此水發源自兗州流于豫州至青州與汶合而人
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頂達云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竊意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之發源距海爲近故所歷未久與他水不同此水發源于豫州流于揚州至徐州與沂泗同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隴西首陽山西南有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安國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導渭自鳥鼠同穴山東則澧水會焉上文澧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上文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卽上文漆沮旣從是也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漆沮水案孔穎達云雍州漆沮

既從則以爲卽扶風漆沮以合于詩所謂自土沮漆
之文于下文漆沮則以爲卽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
今案顏師古注漢書于雍州漆沮既從之文則曰卽
馮翊之洛水孔安國于下文東過漆沮亦曰洛水出
馮翊北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之文亦曰洛卽漆
沮在馮翊則是非有兩漆沮也此洛水與豫州伊洛
澶澗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澠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經云導洛自熊耳地理志乃謂伊水出熊耳洛水出
冢嶺何也豈當堯時冢嶺亦謂之熊耳乎石林云淮
出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渭出南谷至鳥鼠而大洛出
冢嶺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
而非其源曾氏曰嶧冢者濊之源岷山者江之源有
是山而後見是水故先言山河出崑崙虛而後至于
積石淮出胎簪而後至桐柏渭出南谷而後至鳥鼠
洛出冢嶺而後至熊耳積石桐柏熊耳先有是水而
後至是山故先言水此隨所見而爲之說姑存之東

北會于澗灋一水隨洛水以入于河孔氏曰會于河
南城又東會于伊伊水入洛在洛陽之南又東北入
于河在鞏縣之東四水合然後東北流入河上文云
伊洛澗澗既入于河言此四水以入河爲性也此水
皆在豫州天下之水亦多而特舉九者以當時水失
故道此九水爲甚故也至于先後之序山自岍岐始
水自弱水始以治水終于雍州又雍州在西北地勢
自上而下因敘山與水皆始雍州也隨山濬川之義
備見此二章鄭漁仲云禹貢之篇如山之槃踞與水

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然後別出山
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
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卽于
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距大水所經何
啻一州一邑班固遂以州縣下列言之可謂無法鄭
之說善矣導山言至于者十導水言至于者十一曰
至云者卽其施功而言之也導水言入海者七言入
河者三謂近于河者自河而入海也導水之名入也
會也至也與九州同而又有詳焉者曰流曰別曰溢

曰迤曰過曰匯蓋順流爲流分流爲別以小入大曰入二水勢均而兩相會曰會以大水受小水曰過止而畜之曰匯蓄而不能盡受曰溢旁而斜出者爲迤則人爲之功也此其大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必辨之于始然後可同于終自冀州旣載而下旣辨之矣自九州攸

同而下又所以同之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各得其所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如車同軌書同文各要其所歸不見其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四隩者深遠也深遠之處皆可居則其他可知九山刊旅則九州之山皆刊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矣九澤旣陂則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矣穎達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要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總言之四海會同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也

向也洪水爲害道路不通欲會同京師不可得至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達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皆以達河爲至至是則四海之內外皆有通帝都之道朝覲貢賦無有過絕矣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向者洪水未平則五者皆失其性蓋五行一曰水鯀陜洪水則五行汨陳禹行無事則五行皆得其敘孔修則甚修也庶土交正則又重述任土作貢之事蓋山澤平則人無昏

墊之患四海同則有通貢賦之道六府修而有充貢賦之物則可以制貢也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性青黃赤白之異色交相參攷而正之所以致謹其財賦謹者責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也一不謹則貽萬世之害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其田賦之高下焉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止聽其貢篚故言成賦止于中邦也師古云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謹財賦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

師也中邦即京師也林少穎推廣顏氏之說謂九州之辨所敘九等之賦止言其多寡相交之差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以充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爲準三壤即上中下之類蓋賦本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即其田賦多寡之數致之京師也如下之五服其輸粟藁惟甸服其外不能盡使如甸服所輸惟以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

寡兩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如荆揚之地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此亦一說也或說云下言成賦而上文言財賦則下之賦者田賦也故曰三壤財賦者不特田賦凡出于土可以供上之服食器用者皆貢之田賦則及于中國財賦則四夷之外皆得以貢之如西戎織皮淮夷蠙珠之類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至此可以建萬國親諸侯矣錫之士以爲社錫之姓以爲宗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士而命

之氏契封于商錫姓子稷封于邵錫姓姬是也然使
之一德以尊天子必有爲之倡者焉祗台德先所以
率先之而無有違所行者洪水水平之先亦已建諸
侯至是禹之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此蓋自禹成
功而言之祗台德先者禹能以身率之益稷言予創
若時至弼成五服禹之敬德也各迪有功則不距朕
行也舜美禹亦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

此以下更言京師諸夏戎狄之別故爲五服遠近之
制五服乃堯舊制洪水旣平禹于是乎使之賦役有
常職掌分定甸服于京師最近稅賦尤多每于百里
卽爲一節侯服稍近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
外共爲一節綏要荒益遠故每服分二節詳內略外
之意也王畿方千里皆曰甸服爲天子服治田謂治

田出穀稅下文納總銓秸是也百里賦納總是甸服
內之百里近王畿者納總謂藁與穗並納二百里則
稍遠矣故納銓銓割禾鐵謂割禾穗而納之不輸藁
也三百里則又遠故納秸秸者藁也納秸則易于納
穗蓋遠則彌輕矣雖然四百里五百里尤遠胡爲又
出粟米耶唐孔氏謂藁粟別納納粟之外斟酌納藁
非是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與粟兼納
攷之經文總銓粟米下皆無服字此有服字當知納
秸雖優所以相補除者在此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

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
百里之中優于畿內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又使之
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
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入矣四百里五百里愈遠
故納粟米禹以什一之法取民今其不同如此漢孔
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謂直納粟米爲少禾藁
俱送爲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
近重耳聖人體盡人情優民之力如此孔穎達云賦
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

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但言五
百里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
有納總銓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
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
所賦所納備言于此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略之
義或然也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不及所輸
之物其辭不費讀者可以意曉五百里侯服此王畿
之外又五百里盡以封諸侯衛王畿也孔安國以謂
斥侯類達謂伺候盜賊五等爵止曰侯者三恪之後

方稱上公所以尊前代若當代之封則皆諸侯周制
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
此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
及公所從來久矣侯服之內王畿之百里則爲卿大
夫所食采地若周官六卿之外六遂六遂之外有家
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采地王子
弟所食邑也又采之外百里爲男邦男小國也又其
外三百里爲諸侯自此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小國也
必先采地次男邦乃及諸侯先小後大王氏曰欲王

畿不爲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況又諸侯敵王所懷則大者居外宜也賦稅則遠輕近重建諸侯則遠大近小聖人疆理各有法也五百里綏服乃侯服之外五百里也綏安也內以治中國外以安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奮武衛皆所以爲安也此皆諸侯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卽綏服也先王之制此服有二名謂之綏服者以其諸侯爲王室之衛則外皆安矣聖人疆理天下尤謹華夷之辨自

主畿之外旣建侯小大相維矣外則要荒之服故于此設綏服焉以爲內外之辨也故三百里近于甸服者則揆度文教而行之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行之二百里則奮武衛以其接于要荒慮其蠻夷爲中國患先王賴以守衛中國者蓋亦在此二百里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欺侮窺伺惟中國失所以爲備則啓侮矣李唐頡利兵直至渭水皆有以致之也五百里要服自綏服之外五百里特存其典要約羈縻而已何休曰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夷

夷有簡易之意亦是要約之也二百里蔡蔡放罪人于此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五百里荒服自要服之外五百里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荒服之三百里曰蠻蠻者以其慢而無禮也夫既曰蠻曰夷聖人列之五服者蓋聖人代天地爲人民蠻夷草木鳥獸之主禹平水土使之丕敘卽敘衣皮卉服各遂其性安得不使之在五服乎此又見一視同仁也荒服之二百里則流罪人于此地先王之于罪人旣不可以中國蓄之殺之又

不忍故流放之于蠻夷之地輕者蔡而重者流若流共工于幽州是也劉敞曰輕罪蔡之要服重罪流之荒服此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五宅三居之二矣然而一在畿內要服九州之內也夷性近于人蠻性遠于人故近稱夷遠稱蠻然要服之三百里夷外二百里亦夷也荒服之三百里蠻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蔡謂之流者蓋流放罪人取其至遠者言之若其蠻夷之地則蒙上文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立

圭告厥成功

此言禹之功成風聲文教訖于四海也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也漸入也被覆也暨及之也禹錫玄圭告成功于

天玄天之色也禹功與天同不曰堯錫禹而曰禹錫讀書者不必以一字求疑聖人之經東坡以爲水德之理禹之功其大如此而未聞有矜伐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歟

尚書詳解卷六



